

代，學生都平安無事的畢業，我則於滿 3 年的民國 50 年昇為副教授，再於 3 年後的民國 53 年順利地昇任教授。這 7 年的期間可算是以關係牙醫學系的研究，開始劃一時代的第一期。

民國 55 至 57 年的 3 年，因出國哈佛大學進修，和出席汎太平洋 (Pan Pacific) 學會，爲了準備工作而不在學校，是研究工作告一段落的時期。民國 58 年畢業生同仁逐漸到達昇等的年資，正待出發的年份。民國 58 年、59 年以代主任，61 年至 67 年以主任，於中間隔一年在這 8 年間，使講師 11 名，副教授 8 名，教授 2 名予以昇等，本人幫忙論文共計 27 篇。此時代可謂是第二期，也製造論文最多的時代。而我亦燃起了熱情去幫助他們，是最充實的時代。儘管多產卻不趨於粗製濫造，這由沒有一個人落選，全部以充分有餘裕的輝煌成績通過昇等便可證明。進入此第二期的後半段，該到副教授或教授昇等的人，大概已習慣於研究，僅就內容予以少些指點的程度便可獨力做成論文，而牙醫學全體的研究工作也明顯的可看出有顯著的進步，應予特記之。

民國 65 年，那時候台大醫院魏炳炎院長騰出實驗診斷大樓三樓的一間，與國科會聘請的美國國家標準局化學專家周宗隆博士，籌設硬組織研究室。從此牙醫學系的研究進入有自己實驗室的時代，並將實驗成果發表於世界各雜誌，迎接朝世界水準進展的第三期時代。民國 67 年結束主任的職務，求我幫助研究工作的人也逐漸減少。惟對我而言，這第三期的研究工作，正是跨出文首所說「爲論文而研



1966 丹麥皇家牙科大學進修時代